

氣泡男孩一場打輸的仗(二)

(大衛的死，可能是了解一種奇怪疾病的線索)

濃眉大眼，長得十分聰慧的大衛，在他賴以生存的無菌的透明氣球內，度過了他十二歲的生日。在過去，他有一個簡單的希望：即能赤着腳踏在草地上，及有一天能正常地活在世界上。爲了達到這個希望，大衛，十二歲，及他的家人下了最後的賭注：他們把大衛在休斯頓的德州兒童醫院所居住的一個安全無菌大透明塑膠氣泡交換了一個勝算渺小的骨髓移植手術。

此骨髓手術若成功的話，可讓這個毫無免疫力的男孩自由的活在這個世界上。但是上週，他們賭輸了。大衛的死，引起了全國（美國）人的同情。

大衛的病案是史無前例的：沒有其他任何一個人類的身體能夠在毫無免疫功能的情況下活得像他這麼久。因爲人體若無免疫功能，則一個小小的感冒就可轉變成致命的疾病。大衛（其家人堅持用假名）之所以能活的比別人久，是因爲醫生在他出生前即已猜測到此情況；因爲他的一個哥哥即死于此免疫力缺乏症。故在一連串的無菌「氣球」內，大衛從搖籃裏的嬰兒長成爲一個用電話來上學的學生。他的食物是經過消毒後，經由氣球的氣閘塞入氣球內。只有在一九七七年（他五歲時）很短暫地，他曾經觸摸了氣球外面的世界。這要感謝NASA 送給他的一件特製衣服，聯邦政府的研究專案曾撥了一百多萬美元幫助他的費用。

他的病情唯一的希望是骨髓移植。因爲骨髓移植能提供給他的身體一種迅速繁殖的抵抗細胞來抵擋疾病之侵襲。這種骨髓移植在過去只有在能找到一個相同基因的捐贈人（通常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才可行。可悲的是，大衛的姐姐的細胞型與他的並非相同，所以大衛只有倚賴孤立的方式生存（在氣球內）。但是過去

幾年內，由于醫學技術的進步，移植不完全相同細胞的骨髓變成了可行，這種技術的進步使大衛病情的孤立政策成爲落伍的方式。大衛的醫生——威廉·徐爾說：「再也不需要氣球了！」去年（一九八三年）十月，大衛接受了他姐姐1 $\frac{2}{3}$ % 盎司經過處理過的骨髓。今年（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大衛終於從他那無菌的世界出現了，爬出了氣球的氣閘，投入他母親等待着的雙臂內。可是憂慮仍籠罩着那短暫的團圓：因爲大衛一直發燒不退、拉肚子、及嘔吐，使大夫們必須在氣泡外爲他治療。大夫們擔心這些症狀通常是重大移植手術對抗許多疾病的象徵——是移植進來之骨髓細胞攻擊接受者的身體所發生的情形。接着的十五天期間，大衛的消化管道發展成嚴重的潰爛，且在肺部及心臟附近有危險性的積水。最後，這個心疲力竭的孩子死于機械衰竭。徐爾醫生回憶着最後大衛曾問道：「爲什麼我們不把我身上這些管子都拔掉，讓我回家？」

徐爾醫生在屍體檢查後發現了「完全沒有料到」的併發症。在大衛的腸道、肺及脾臟發現了多的反常的白血球細胞（稱爲B細胞）。這些白血球細胞並非來自他姐姐的骨髓內的細胞，而是大衛自己的，此表示了骨髓移植尚未發生作用。對大夫們而言那些白血球細胞是否爲惡性的問題更令他們感到興趣。因爲這個問題的答案可對免疫系統及其如何抗癌提供有價值的線索，易動感情的徐爾醫生說道：「大衛的生命，對醫學界而言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最大的貢獻却是他的死。」

（楊碧桃博士本會副研究員擔任輔導活動課程研究）

楊碧桃譯自時代週刊，出版日期 3-5-84